



森见登美彦

MORIMITOMIHIKO

宵山万华镜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宵山万华镜

森见登美彦 著
MORIMITOMIHIKO

星野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宵山万华镜 / (日)森见登美彦著;星野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363-4

I. ①宵… II. ①森…②星… III. 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9043 号

策划编辑 刘宇婷
责任编辑 刘宇婷
封面制作 王雅伟



宵山万华镜

【日】森见登美彦 著 星野空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3,000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363-4 / I · 943
定 价 29.00 元

名词解释

祇园祭：祇园祭是京都最大的节日，也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节日之一，被称为“日本三大祭”之一。从7月1日一直延续到7月31日，高潮部分是7月16日的“宵山”（即前夜祭）和7月17日的“山鉾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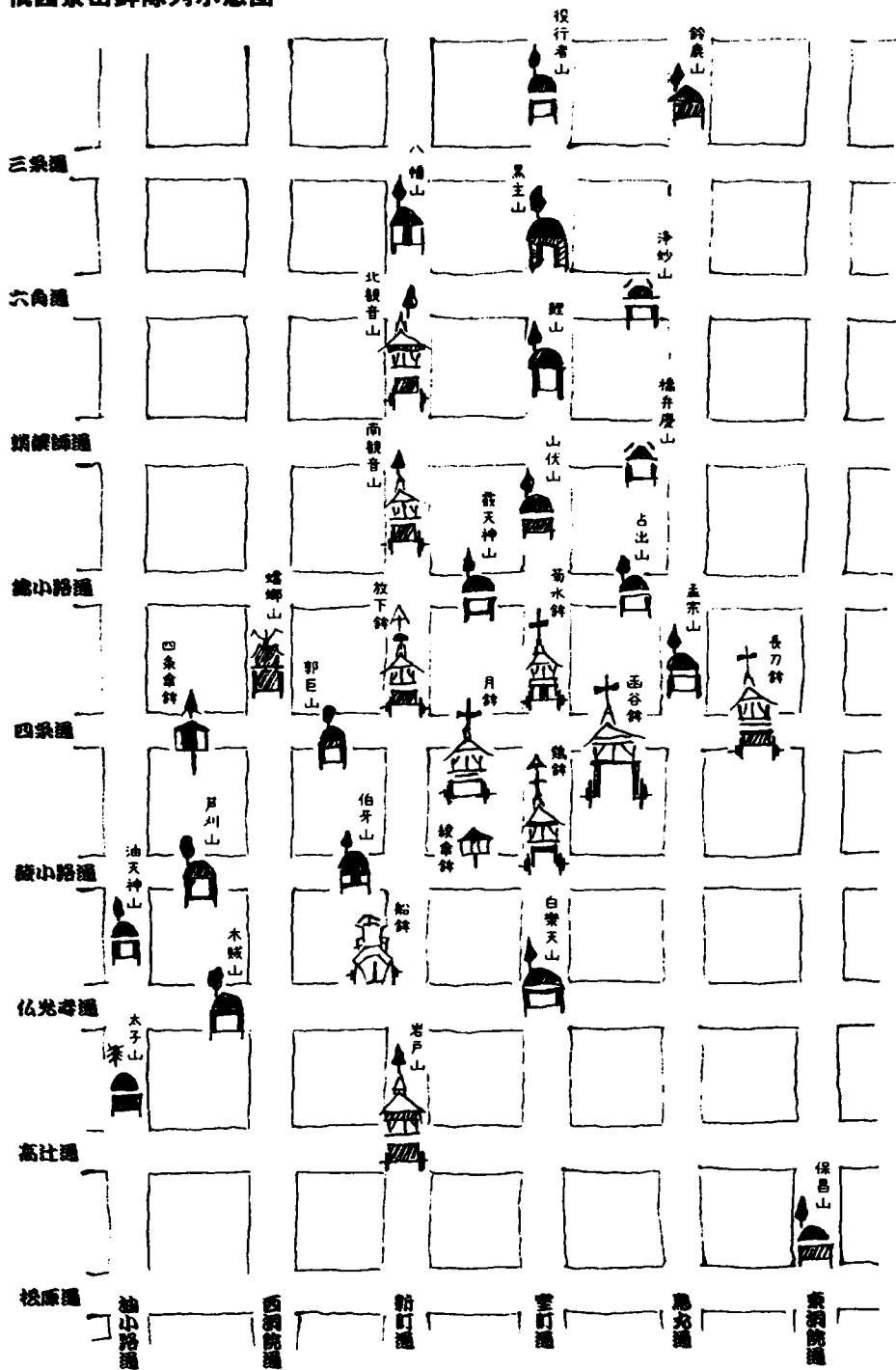
宵山：一般日本祭典主日的前一晚称为宵山，尤指祇园祭主日的前一晚。祇园祭的山车和鉾车为了要在17日巡行，16日会从停放的库房里移至街头进行装饰工作，人们便在巡行的前一晚来参观这些已经布置好的华美富丽的山与鉾。

山鉾巡行：即神轿巡行，是祇园祭中最精彩的活动。祇园祭共有32座山鉾，分别是长刀鉾、函谷鉾、鸡鉾、菊水鉾、月鉾、放下鉾、船鉾、四条伞鉾、岩户山、保昌山、孟宗山、占出山、山伏山、霰天神山、郭巨山、伯牙山、芦刈山、油天神山、木贼山、太子山、白乐天山、绫伞山、螳螂山、北观音山、南观音山、桥弁庆山、鲤鱼山、净妙山、黑主山、役行者山、铃鹿山、八幡山。

鉾：神轿，体积较大，从地面到顶端的高度高达20余米。多为两层，有华丽的屋檐。上层除有木偶小儿（长刀鉾为真人）之外，还坐满演奏人员，开动时演奏热闹的乐曲，以增加欢乐的气氛。

山：亦为神轿，形态较“鉾”而言略微简单，多为单层，无顶；车顶大多装饰有松树，车上布置有表达一定故事情节的木偶像。从地面到松树梢大约有五六米左右，重量也较轻，由许多人肩扛游行。

祇園祭山鉾行列示意图



总导读一

不正经天才的狂想世界

张东君 \ 文

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有两位爆红的超级新星席卷日本文坛，并且一扫世人对于“数理京大（京都大学）、文史东大（东京大学）”的刻板印象。他们的作品雅俗共赏、幽默有趣却又富有内涵；既引人入胜又寓教于乐。他们就是分别以《鹿男》和《有顶天家族》横扫书店畅销书排行榜，被称为“京大双璧”的万城目学与森见登美彦。

在日本的购书网站上买书的时候，只要买京大二宝其中一人的书，网站一定会推荐另一个人的作品给读者，因为他们的风格笔法有不少共通之处。他们都有纵横无尽的想像力、构筑出诙谐风趣的人物；但是相较于万城目学是以日本历史为主轴，架构出离奇诡异、引人入胜的独特世界，森见登美彦却走京都路线，在四叠半的空间中编织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宅男狂想。两人几乎同时出道，也结为莫逆；森见会在博客上提万城目的近况道他长短，万城目也把森见出拳打他的一幕藏在作品《万步计》的封面上跟读者分享，完全就是哥俩好，一对宝。不过我们的主题是森见登美彦，这里就先不提万城目学了。

森见登美彦出生于1979年，他的笔名登美彦是源自与他故乡奈良县生驹市有深厚渊源的日本神话人物登美长髓彦，森见是他的本姓。他毕业于京都大学农学部生物机能科学学科应用生命科学学程，也念了个农学研究科硕士，目前边在图书馆任职边从事写作，至今已出版十余本著作。他在2003年以《太阳之塔》获得第15届日本奇幻小说大赏、出道；到了2007年，以《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获得2007年书店大赏第2名、第20届山本周五郎赏，并成为第137届直木赏候选作品；2008年又以《有顶天家族》获得2008年书店大赏第3名；2010年12月以《企鹅高速公路》获得日本科幻小说（SF）大奖。从这些得奖纪录，我们会发现他在短短几年中就成为非常成功的畅销作家，而且是雅俗共赏，不论是由文坛大老主导的奖，或是由书店店员公投的奖，森见都是榜上常客。一个内向害羞到近乎自闭的孤僻男生，究竟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为文坛奇葩，达到这个让其他作家妒羨交加的境界呢？

他一鸣惊人，出道作品《太阳之塔》就获得日本奇幻小说大赏。在这本书中，森见登美彦是以九成九的真实与一分的虚构，写出京大宅男的日常生活及脑袋中的胡思乱想。这本书居然被当成“奇幻”，只能说日本人实在是不了解京大生，不知道京大生其实并不是只会思考艰深的学问。不过这也表示日本文坛承认了这种奇幻小说的新领域，并把森见登美彦的写作风格定位成“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

根据我的认知，相对于“科幻小说”指“具有可能性的文学”

(在科学上也许将来有一天会实现)，“奇幻小说”是指“不具可能性的文学”(将来人类也不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魔法、想像上的生物)，而大部分的童话及儿童文学则是把读者年龄层设定得比较低的奇幻小说。奇幻小说基本上可分成以异世界为舞台背景的 High Fantasy，及以现实世界为背景的 Low Fantasy。前者是完全虚构的世界(例如《魔戒》)，可再细分成叙事诗型、英雄型、神话传说型、虚构历史型；后者则是有魔法或妖精等异质事物夹杂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例如《哈利·波特》)，有生活魔法型、传奇小说型等。在森见得奖之前，日本的奇幻小说以轻小说、儿童文学、漫画为主，其他的大多属于虚构历史。例如第1届日本奇幻小说赏(1989年)得主酒见贤一的《后宫小说》是以虚实交错的中国历史为主轴；《在陋巷》是以颜回为主角；第11届得主宇月原晴明则以织田信长为主角写日本历史奇幻。其他历届得主多半是写英雄型的奇幻小说，知名的博物学家兼收藏评论家荒俣宏则写过《帝都物语》及以郑芝龙与郑成功为主角的《海霸王》等。直到现在，森见作品仍旧维持一贯的关键词：“京都”、“四叠半”、“妄想”，既写实也幻想，偶尔加上一点日本神怪和动物。

他的文风走明治末期到昭和初期的路线，有点江戸川乱步的笔法，能够降低读者对古文的畏惧；而另一方面，他替文学做的新解，也能诱使读者重拾古籍，对“文学复兴”有不小的帮助。

从出道到现在大概九年，森见一共出版了十余本书。他把每本书都称为自己的小孩，既照着出版顺序算排行，还分了男生女生，

依序分别是《太阳之塔》（长男）、《四叠半神话大系》（次男）、《狐狸的故事》（三男）、《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长女）、《〈跑吧，梅洛斯！〉新解》（四男）、《有顶天家族》（五男）、《美女与竹林》、《恋文的技术》、《宵山万华镜》、《企鹅高速公路》、《四叠半王国见闻录》、《京都团团转导览》、《邮政少年》。他对他们的长相（封面）、身高体重（页数）如数家珍，完全是一个傻爸爸的模样。通常爸爸最疼第一个女儿，森见的长女也没让他失望，不但与大哥二哥并驾齐驱也出版了文库本，还多了漫画版，甚至连舞台剧都有啦！这总算让他在作品已经被拍成电视、电影、舞台剧的万城目学面前争了点面子回来。

森见的作品大致分成几类：京大生与周遭的人事物，以及京都神怪动物的酸甜苦辣，偶尔插个随笔，再加些写真。但即便是在这几类作品中，也有不少场景与道具是共通的，纵横无碍地穿梭在京都的古往今来、虚幻与现实之中。从字里行间，我们会发现森见的“基地”是个2.25坪（四叠半）大的房间、他酷爱有极佳酒量的黑发少女、拥有一只触感很好的麻薯熊，而且一定有个会被误认为苹果的红色不倒翁！现在我就先对森见家的孩子作个简单的介绍。

《太阳之塔》和《四叠半神话大系》都是京大宅男的妄想日记，前者描写的是延迟毕业的大五生的自虐生活；后者的主角则是大三生，四篇故事分别检讨他在参加四个不同社团时的大学一二年级的日常生活。《狐狸的故事》则是以京都的古董店为背景，读后会让人对古董文物又爱又怕的怪奇小说集。《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

的本质是本谐谑的单恋手记，读者随着爱在心里口难开的不中用学长跑遍京都，奔走在夜晚的先斗町、下鸭神社的古书市、吉田神社、百万遍、哲学之道，只期望学妹能看到自己，跟自己说说话时，种种场面让人忍不住发出会心微笑。

在《〈跑吧，梅洛斯!〉新解》中，森见以另类的诠释重写了《山月记》、《百物语》、《跑吧，梅洛斯!》等五篇知名的故事，既精辟地说出京大生对友情的看法，也很能吸引读者找原书来看、作深度阅读。《有顶天家族》是笔者的最爱，以从平安时代起就住在下鸭神社乩之森里的狸猫一族为主角，阐述京都的和平原来是由人、天狗、狸猫“三足鼎立”所维持而成；以变身闻名的狸猫最怕的是惨遭人类煮成狸猫锅；因酒沉沦的天狗落魄潦倒之后会有何种下场等等。森见以他令人叹服的想像力创造出多样化的角色，让他们特立独行各自表述，引领读者进入京都的另类空间。2009年7月的作品《宵山万华镜》则是以日本三大祭典之一——京都著名的祇园祭前夜为背景的连作短篇奇幻小说集。这本作品维持森见的一贯手法，以京都为背景、妖异与现实混杂，虚中有实、乱中有序；怪学生与一般人被发生在周遭的各种怪事怪相给兜得团团转，祇园祭就像是一个平行的异空间，独立于京都与日本之外，但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人与事，一律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而《美女与竹林》是森见第一本随笔集，他以虚实交错的笔法，写下他对竹林的看法、开发出来的竹子利用方式（包括要放养猫熊）、如《竹取物语》描述般的在竹子里寻找妻子等等。事实上，

森见于他三十岁生日当天在他博客上自曝结婚消息时，也是用这本书里的手法来宣布的。而《恋文的技术》终于让主角走出京都，到能登半岛上一个鸟不生蛋的临海实验所去研究水母。由于那里实在太偏僻到无事可做，主角就以“文通武者修行（笔友勇者修行）”为由，不停地写信给住在京都的亲朋好友，替朋友的恋情出出馊主意，或是摆出哥哥的架子对妹妹说教。而从这些单方面的去信，我们仍旧看得出京大生的无聊与孤寂，以及死鸭子嘴硬绝不示弱的身段与骄傲。这本书也被期待能重新带动日本的写信风气，我猜在不久的将来，日本的邮局就会找上森见登美彦，在鼓励日本人写信的7月23日的“文月文日”活动上当代言人呢。

我由衷怀疑《企鹅高速公路》这本书，是森见和万城目两个人事先商量好要一起写了比一比的作品。因为除了万城目的《鹿乃子与玛德莲夫人》中是以猫和狗、森见的作品中是企鹅之外，这两本都是以小学中年级生为主（配）角，描写出生活中突然多出一只（群）动物、小朋友和动物之间的互动交流，以及从中衍生出的各种温馨景象。不过相对于万城目的是以猫为主人为配，森见则是以小男生在发现自己住的郊区突如其来出现一群企鹅之后，追踪解谜想要了解企鹅出现的缘由，以小朋友的好奇与探究为主轴来写这篇奇幻故事。

《四叠半王国见闻录》把四叠半的妄想发挥到极致，全书有七篇宇宙无敌的四叠半狂想，包括想用数学公式来证明自己有恋人存在的阿呆、能够自由自在地用念力去除A片上的马赛克，再随便把

它们重组乱贴的阿呆、内心因伤痛而凹陷时就会让周围空间也跟着凹陷的阿呆等等。既然他们都窝在四叠半之中，他们就是徜徉在那小小正方形王国中的王者、尽情地使出浑身解数……。

《京都团团转导览》更是森见的作品场景导览书，让森见带着读者从鸭川三角洲到伏见稻荷大社，一路游遍京都的风景名胜，还外带两篇随笔、名家漫画、京都写真。凡是森见迷想逛京都，有这一本还真的就能够什么都不缺啰。

森见可能是写出心得或兴趣来了，在《企鹅高速公路》出版的一年多后，又以这个小男生（青山）为主角写了一篇故事《邮政少年》，还是买小说附赠入浴剂（泡澡粉）的文库版小说呢。青山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自己应该是写笔记最多的小孩，于是他办了一个青山邮局。但是在帮朋友投递信件的过程中，遇到收件地址是在火星或是未来，这时他应该怎么解决问题？这本书非常的薄，但边泡澡边读却能够让全身里里外外都变得很温馨。

森见之所以会受到欢迎，并不是因为他的高学历，日本文坛多的是由旧帝大毕业的作家。他的受欢迎是因为他把京大生的穷极无聊、插科打诨、装疯卖傻、孤高无奈全都摊出来，让社会大众发现京大生的真面目原来是完全的生活白痴，而不需要看见京大招牌就深觉惶恐鞠躬致敬，乃至有种恍然大悟海阔天空的领悟。另一方面，京大生会替森见广为宣传他的书，则是因为在森见和世人分享了京大生的宅与怪之后，老老少少的各届京大生活得更自在了。因为森见的书卖得越好，就越多理解京大生的不跟人打交道并非出

于傲气，只是由于不知所措；抢人话头并不是不懂礼貌，纯属完全健忘。而最好的，是让世人知道京大生不是只会读教科书而已，他们的脑袋是很灵活、充满想像力的，只是不善于当面对人表达而已。森见笔下的主角，是众多京大生的化身；森见本人，是京大生的代言者；森见的小说，则是营销京都的旅游导览书。

要了解京都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只看旅游书是不够的，当下流行的，是读森见登美彦呢！

（作者系京都大学理学研究科博士候选人，书评人）

推荐序一

森见万花筒

天蝎小猪\文

也就是说，“本格推理”必定会有【前阶段的谜题】→【其解决过程】这样的骨干，并且是可以让这两点做出惊人表现的人工“装置”（器）。所以“本格推理”的创作天分，既是这个装置的设计能力之高下，更是生产效率的高低，以及持续大量设计的持久性。如果说“本格推理”是诱导谜题出现和解谜时所带来的惊愕的这种装置的话，那么这种装置的设计能力正是最重要的审查对象。

——岛田庄司

上面这段话摘自“岛田庄司推理文学奖”创设时，日本推理大师岛田庄司对“本格推理”这一小说类型的定义和解释。岛田先生认为，一部本格推理小说的质量，主要取决于作者对相关人工装置（一种特殊的“器”）的设计能力。在我看来，大众文学（以通俗小说为代表）之所以近年来愈来愈多地被冠以“类型文学”的代称，就在于几乎任何一种非“纯文学”的小说作品，皆存在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的“器”。

亦即，将岛田先生的提法扩展开来说，不管作家写的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幻想小说、恐怖小说还是推理小说，都以其对各自专属的“器”的设计能力来分出轩輊。比如言情小说，对人物角色情感关系的设计就成了关键，写得好可以感人肺腑，甚而惊天地泣鬼神，写得差则味同嚼蜡，难以动人，令人昏昏欲睡、半途掩卷。再比如武侠小说，对武学出神入化的创新设计和对侠行人木三分的深刻书写，才能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那么，通过对“器”的考量来审视森见登美彦，称之为“高级设计师”大概并不过分吧。

尽管森见登美彦自2003年凭借《太阳之塔》获奖而正式出道以来，一直被日本媒体普遍赞誉“使得日本文学在写实与幻想架空等传统分类之下，又开创另一‘打破类型疆界、以阅读享受至上’的新体裁”的独门作家，但其作品从严格意义上分析，仍然留存于幻想小说的畛域，只不过他的幻想装置完全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种“幻想之器”，故而方有“森见文体”、“森见流”这样的专有名词出现。由于受到了本书的启发，我更愿意用“森见万花筒”来指称森见作品的“器”。

众所周知，万花筒利用平面镜的成像原理制作，通过光的折射而产生影像。而万花筒的最大特性是它在每一次转动时所成的影像都有所不同，一旦某个影像错过了，要转动几个世纪后才能出现同样的组合，因此每一瞬都值得欣赏、每一秒都值得珍惜。森见的幻想小说在世界观设定和剧情编排、行文风格等方面，在在具备了

“万花筒”的这种包罗万象、惊喜不断的特点，任何平淡简单的真实场景、生活画面，经过森见妙笔的几番折射之后，都将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幻视效果。有读者说，阅读森见登美彦，就像在看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将搞笑漫画家高桥留美子的漫画（《福星小子》《乱马1/2》等）小说化。对于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我来说，森见登美彦的作品更是在以庄子超脱现实的逸想哲学实践着孔孟美好积极的俗世价值观，在写实规矩的舞台环境中筑造和歆享幻想架空的精神乐趣。也就是说，将日本文化底蕴之古典美，用幻妙有趣、天马行空的故事予以诠释，即是“森见万花筒”的真谛所在吧。

说到日本的幻想小说，近年来整体上有轻质化的倾向，虽然这和“轻小说”的流行不无关系，但文体本身的限制则是主要原因。其实，早期的幻想小说都是以幻想的内容来反观或批判现实，但随着“架空设定”这一技巧的愈发成熟和大肆流行，幻想小说逐渐与映射现实的旨意渐行渐远。森见登美彦的小说世界观大致由外（形）、内（神）两部分构成，外在的部分我们可以统一称作“架空幻想”，一切只在森见作品系统中出现的人、物、事、境的设定都归入其中，比如出镜率极高的“四叠半空间”、“睿山电车”、“伪电气白兰”等，再比如《四叠半神话大系》中的秘密机关“福猫饭店”、神秘摊点“猫拉面”，《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中的人气话剧“乖僻王”、《有顶天家族》中三大种群（天狗、人类、狸猫）之间的恩恩怨怨，本书中的主题舞台“宵山祭典”等。虽然日本幻想

文学作品中有的是独创性的架空世界设定，但森见尽管建立了个人专属的“架空世界系统”，却始终坚持做到了一点，即融“神话谱系”的幻想性于“黑色幽默”的现实性之中。而这种建立在实体文化基础之上的“幻想”还真不多，举例来说，本书所收六个短篇都极富幻想色彩，但无一不在诉说着“日本三大祭典”之一的“京都祇园祭”（宵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赏游忘返的大文化氛围。

内在的部分我们一般称之为“宅男狂想”，森见作品的剧情推进和精神演绎都得靠它来实现。正所谓“宅男的脑海是无远弗届的，宅男的妄想是博大精深的”，将日本御宅一族文化特质（尤其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写得如此惟妙惟肖者，只有森见登美彦一人。他以“怎样将作品写得有趣”的心态，在单一固定的世界系统中注重细部内容的强化（如不同作品中人物、事物的关联性和延续性）和对亚文化（如宅文化、KUSO文化等）的凸显，使得作品读起来更具个性，体现的是一种“以人物点缀舞台”的私小说笔法。这种无与伦比的“宅男狂想”，深深根植于上述“架空幻想”的文化滋养之上，颠覆了普罗大众对宅男和京大生的既有印象，加诸幽默横生、自虐又可爱的好感，就连日本最毒舌的文学评论家大森望都不由对这样的森见盛赞不迭。似乎仅凭他一己之力，便让京都这座日本文化古都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宅男们和京大生们个个因为“森见万花筒”而扬眉吐气。

其实，森见在小说结构设置、叙述方式上也赋予了有如万花筒